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八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宋 雷氏四 宋朝祖宗真仁英神哲徽及少百六十六靖康址遷

庚申 太祖玄朗 姓趙王火德都于汴初名光胤宣祖次子生于洛陽雄武端怒職度詔如周祖以子

東西班牙首世祖命掌親軍遷殿前都點檢
征河東晚駐陳橋驛軍情忽變衆擁立
日受禪丙子十月崩于萬
歲殷葬永昌陵壽五十
改建隆

是年十二月詔於揚州成

田四頃命僧道暉主

鎮州大悲像

于膺帝偕太

定麻曰甲子

之及即位屢

辛酉 詔誕聖節京師及于

壬戌 詔每年試童行通蓮經十

荆高繼冲 字成和 融之子 立一年降宋 卒

癸亥 改乾德 慕容延釗伐荆降封冲武寧軍

甲子 詔王全斌等伐蜀乙丑降于宋

丙寅 東漢繼恩 其父薛釗 劉旻 愛其賢 以女妻之 生 恩 釗 卒 後 適 何 氏 生 元 何 氏 夫 婦 卒 承 鈞 死 子 旻 以 二 子 命 鈞 養 之 定 王 鈞 薨 恩 繼 位 九 月 為 侯 霸 榮 殺 之 繼 元 姓 何 氏 亦 承 鈞 養 子 恩 之 同 母 弟 郭 無 為 侯 霸 榮 迎 立 之 改 年 廣 運 一 十 三 年

丁卯 三月五星聚奎 大教東被九百年矣

戊辰 改開寶 遼景宗諱明記立 更名 賢 世 宗 子 改 年 保 寧 治 十 五 年

己巳 二月十六長春節詔 四海僧上表 入 殿 庭 試 三 季 十 餘 條 全 通 者 賜 紫 衣 号 曰 手 表

僧宰輔親王監司刺史各薦所 知 唯 西 街 所 薦 是 日 入 內 殿 門 下 牒 謂 之 簾 前 師 号 仍 賜 紫 衣

辛未 詔成都造金銀字佛經各一藏 初 戊 辰 九 月 廿 七 勅 遣 是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勅 再 造 金 字 經 一 藏

封南溪鎮恩 緜 侯 遣 陶 穀 下 未 奔 丘

壬申 詔雕佛經一藏 計 一 十 萬 板 遺 陶 穀 下 未 奔 丘

天台山德韶國師示寂師處州龍泉

光觸体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

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落

開元後梁開平中遊方詣投子
之始也次謁龍牙踈山各有機緣
皆不契後之臨川謁淨惠益公一見深
參但隨衆而已益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益
云是曹源一滴水師於座側豁然大悟平生疑滯渙
若冰釋遂以所悟聞于益曰汝向後當為國玉師
致祖道光太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
之決擇不留微迹尋遊天台觀智者巔禪師遺跡若
舊復與智者同姓時譚後身馬初止白沙吳越忠懿
王以國王子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之曰

復天
台教

他日為霸王無忘佛息後漢乾祐元年王嗣位遣使
迎之申弟子禮有傳天台教義寂者屢懇于師曰智
者之教年祀寔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
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忠懿王
遣使及賫師書往彼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於江
南師於般若開堂說法十二會語具傳燈嘗有偈示
衆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開室
辛未華頂四峰忽摧聲震若雷師曰吾
六月大星殞于峯頂林木變白師
叅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

臘六十五

癸酉

後周恭帝崇訓卒

汝州風穴禪師示寂諱延沼爲唐乾寧三
生於餘杭劉氏少魁壘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
經世意父兄強之仕一至京師即東歸從開元寺智
恭律師剃髮受具游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惠
宿師爭下之奔去游名山謁越州鏡清愆禪師機語
不契北游襄沔間寓止華嚴時僧守廓者自南院顯
公所來華嚴升座曰若是臨際德山高亭大愚烏窠
船子下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廓出衆

便喝華嚴亦喝廓又喝華嚴亦喝廓禮拜起拈以顯
衆曰這老漢一場敗缺喝一喝歸衆穴心竒之因結
爲友遂默悟三玄旨要嘆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
更見南院問曰入門須辯主端的請師示南院左拈
其膝穴便喝院右拈其膝穴亦喝院曰左边一拍且
止右边一拍作麼生穴云暗院反取主杖穴笑云有
枷暗棒倒奪打和尚去南院倚主杖曰今日被黃面
浙子鈍置穴云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飢院曰子到
此間乎曰是何言歟院曰好問汝曰亦不可放過
禮拜南院喜賜之坐問所與遊者何人對曰襄

濬
又

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穴於是俯就弟子
從容承稟日聞智證南院曰汝乘願力來荷大法
偶然也問曰女聞臨濟將終時語不曰聞曰臨濟云
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
見即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受尾如此對曰密付
將終全主即滅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曰親承入
室之真子不同門外之游人院領之又問四種料簡
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孝者大
病先聖哀之為施方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奪人不
奪境曰新出紅爐金禪子這破闍黎鏡面門又問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芻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
猶存二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躡足進前須急促
鞭當靸莫遲々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蕭憶江
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曰臨濟有三句當
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濟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
擬議主賓存穴隨声便唱又曰如何是第二句濟云
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赴截流機穴云未問已前
錯又問曰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
牽全藉裏頭人穴云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為
以支臨濟幸不孤負興化先師所以付託之意

止六年乃辭去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見草屋址
依山如逃亡人家問田父此何所田父曰古風穴也
世以律居僧物故又歲飢衆棄之而去餘佛像鼓鍾
耳穴云我居之可乎田父曰可穴入留止日乞村落
夜然松脂單丁者七年檀信為新之成叢林偽晉天
福二年州牧聞其風盡禮致之上元日開法嗣南院
偽漢乾祐二年牧移守郢州穴又避寇往依之牧館
于郡齋寇平汝州有宋太師者施第為寶坊號新寺
迎穴居焉法席冠天下學者自遠而至升座曰先師
曰欲得親切首將開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

雖然如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女若擬議
老僧在女脚跟及大凡參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
前勿自拘於小即設使言前薦得猶為滯殼迷封句
下精通未免觸迹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
岐与女一切掃却直教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對衆
證據哮吼一聲聳立千仞誰敢正眼觀者即瞎
却渠眼又曰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頰不立一
塵家國喪亡野无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
僧於此不明也僧即是闍黎與老僧無別亦能
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拊其

膝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拊其右膝曰遮裏是于時
莫有善其地者係周廣順元年賜寺名廣惠二十有
二年以宋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登座說偈曰道在
乘時須濟物遠方來莫自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
日香烟之似燈至十五日加夫而化前一日手書別
檀越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有得法上首住
汝州之白山念禪師

甲戌

詔曹杲等征南唐○遼改乾亨

乙亥

曹杲擒南唐主李煜歸封違命侯國除

杭州慧日永明智覺禪師示寂諱延壽餘杭人姓王

氏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
華七行俱下總六旬悉能誦之感群羊跪聽年二十
八為華亭鎮將屬翠岩永明大師迂止龍冊寺大闡
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放令出家
禮翠岩為師執勞供衆都亡身宰衣不繒縷食無重
味野蔬衣襦以遣朝夕桑往天台天柱峯九旬習定
有鳥類尺鷃巢于衣褶中既謁韶國師一見深器之
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
初住明州雪竇山學侶臻湊師上堂曰雪竇這裏迅
瀑千尋不停織粟竒岩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

什麼處進步時有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云步
步寒花結言、徹玄冰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
山新寺為第一世明年復請住永明大道場為第二
世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旨師曰更添香著曰
謝師指示曰且喜沒交涉師有偈曰欲識永明旨門
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居永明十五年
度弟子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萬餘人
常與七衆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六時
散花行道餘力念法花經一万三千部著宗鏡錄一
百卷詩偈賦詠凡千万言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

宗字王錄錄

齋書叙弟子禮奉金縷袈裟紫晶數珠金澡灌等彼
國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歸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
乙亥十二月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加夫而逝壽
七十二臘四十二明年建塔于大慈山焉宋太宗賜
額曰壽寧禪院云

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製宗鏡錄序文曰詳夫
域中之教三正君臣親父子厚人倫儒吾之師也穿
兮寥兮視聽無得自微妙升虛無以止乎乘風馭景
君得之則善建不拔人得之則延貺無窮道儒之師
也四諦十二因緣三明八解脫時習不忘日修以得

無左楊為

一登果地永達真常釋道之宗也惟此三教並自心脩心鏡錄者智覺禪師所撰也總乎百卷包盡微言我佛金口所宣盈乎海藏蓋亦提攜後學師之智慧辯才演暢萬法明了一心禪際河游惠間雲布數而稱大莫能盡紀聊為小序以頌宣行云尔

宗左朝請郎尚書禮部員外郎護軍楊傑撰宗鏡錄後序云諸佛真語以心為宗衆生信道以宗為鑑衆生界即諸佛界因迷而為衆生諸佛心是衆生心曰悟而成諸佛心如明鑑萬像歷然佛與衆生其猶影像涅槃生死俱是強名鑑体寂而常照鑑光照而常

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國初吳越永明智覺壽禪師證最上乘了第一義洞究教典深達禪宗稟奉律儀廣行利益曰讀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乃製斯錄於無疑中起疑無問中設問為不請友真大導師擲龍宮之寶均施群生徹祖門之関普容來者舉目而視有欲皆克信手而拈有疾皆愈蕩滌邪見指歸妙源所謂舉一心為宗照万法為鑑矣若人以佛為鑑則知戒定慧為諸善之宗人天声聞緣覺菩薩如來由此而出一切善類莫不信受若以衆生為鑑則知貪嗔痴為諸惡之宗修羅傍生地獄鬼趣由此而出一

切惡類莫不畏憚善惡雖異其宗則同返鑑其心則知靈明湛寂廣大融通無為無住無修無證無塵可染無垢可磨為一切諸法之宗矣初吳越忠懿王字之祕于教藏至元豐中皇弟魏端獻王鏐板分施名藍四方學者罕遇其本元祐六夏游東都法雲道場始見錢唐新本尤為精詳乃吳人徐思恭請法涌禪師同永樂法真二三耆宿徧取諸錄用三乘典籍賢聖教語校讀成就以廣流布其益甚博法涌知予喜閱是錄因請為序

丙子

太宗灵

初名匡義宣第三子初太祖陳橋之變諫兄令軍不得剽虜生獲安至道三年三月崩

咸寅

帝製新譯三藏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法師天息灾文

曰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道群迷闡揚宗性廣博宏

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

理幽玄真空莫測包括万象譬喻無垠總法網之紀

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之苦海譯三藏之秘言天

地变化平陰陽日月盈虧平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

則比於河沙含識万端弗可盡述若窺像法如影隨

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劫而可久須弥内藏於芥子

理

于万歲殿葬永熙陵壽五十九改太平興國。詔僧尼復試經科

吳越忠懿王錢俶以國賓宗。是年十一月日有食之既

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傳法東土宣揚妙理順
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
於三業途中經垂世之無窮道無私而永春雪山貝
葉若銀臺之耀日歲月烟蘿起香界之自遠巍、罕
測杳、難名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啓乎乾
元衆妙生乎太易綜繁形類竅鑿昏冥絕彼是非開
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空
翻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啓偶運當時
潤五声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容止穆、輝華
曠劫而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宏光妙法淨界

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所障礙救諸疲羸冥昧
慈悲汗漫物表柔懷貪很啓迪昏愚演小乘則声聞
合其儀論大乘則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蔽教
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
善念生而福量潛臻惡業興而勝緣皆墜調御四衆
積行十方澍華雨於金輪護洹河於玉闕有頂之風
不可壞無際之水不能漂澄空湛然圓明清潔之智
惠性空無染實相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
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慚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叙
文以示來者如糜螢燭火不足比於皎日將微蠶量

海豈能窮於深淵者哉

巳卯

北漢降封彭城公。止僧科

沙門贊寧隨錢王歸明姓高氏其先渤海人唐天祐中生於吳興之德清金鵝別墅出家梳之祥符習南山律著述毘尼時人謂之律虎文學日茂声望日隆武肅諸王公族咸慕重之署為兩浙僧統賜號明義宗文興國三年太宗聞其名召對滋福殿延問彌日改賜通惠詔修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及詔撰三教聖賢事跡一百卷初補左街講經首座知西京教門事咸平初加右街僧錄又著內典佳話一百五十卷外學

辛

集四十九卷內翰王禹偁作文集序極其贊美云至道二年示宋葬龍井塢焉

舒州柯萼遇異僧於萬歲山以杖指松根使萼鑿之得瑞石篆文識聖朝國祚無疆萼進石于京師詔藏祕府。他日大士寶誌降現禁中帝親闡緒言致祭鍾山賜号道林真覺菩薩。是年詔立譯經傳法院于東京如唐故事宰輔為譯經潤文設官分職西天中印土惹爛陀羅國密林寺天息災與法天施護譯經帝制前序詔普度天下童行為僧不限有司常制自即位至是凡度一十七萬餘人

是年五月甯秦王廷美降涪陵縣公安置房州上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廷美所以得罪則普為之也盧多遜在朝握權常短趙普二惡之遂入覲觀變奏多遜謂陛下萬年之後當以天下與魏王魏王當還秦王陛下不當立太子俱坐大逆免死放歸田里咸以為冤秦王即太祖少子德芳也上遂南遷二王尋殺之忽一日趙普見空有火一團一羔羊轉運其上拜曰普之罪也須臾光滅遂得疾命方士禱疾見火焰中有朱牌金字書云魏王廷美士謝曰普言非其罪也有答之曰杜大

后遺言丞相寫摺書藏之金櫃石室而首發多遜之獄致主上殺一弟一姪安可謂之無罪俄而普薨遼聖宗名隆緒即位改統和

癸未

改雍熙○勅脩泗洲塔○

十月詔隱士陳搏賜希夷先生尋請歸華山

甲申

二月詔禁增置寺觀

乙酉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示寂師生西川漢州綿竹縣上官氏法嗣雲門偃禪師初住西川漢江縣迎祥寺天王院時謂水精宮僧問美味醍醐曰甚憂成毒藥曰漢江紙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曰適來什麼處去來問心境俱亡時如何曰開眼坐睡師復住香

丁亥

林僧問北斗裏截身意旨如何曰月似彎弓少雨多
 風問如何室內一灯曰三人謚龜成蟹問如何是衲
 衣下事曰臘月火烧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曰三
 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曰恰如何是玄曰
 今日來明日去問如何是玄中玄曰長連牀上餘如傳

戊子

改端拱

○賜西夏李繼俸姓名趙保

庚寅

改淳化

○詔撰三教聖賢事跡蘇易簡

辛卯

南安岩尊者示寂師諱自嚴生鄭氏泉州同安人也
 年十一弃家依建興引像寺僧契緣為童子十七為
 大僧游方至庐陵謁西峯耆宿雲豁乃清凉智明

禪師高弟雲門嫡孫也太宗嘗詔至闕館於北御園
 舍中習定久之懇之還山公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
 去渡懷仁江有蛟每為行人害公為說偈誡之而蛟
 輒去過黃楊峽渴欲飲會溪涸公以杖擿之而水得
 父老來聚觀合爪以為神公趣去武平黃石岩多蛇
 虎公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遠聞之大驚爭敬事之
 民以雨暘男女禱者隨其欲應念而獲家盡其像飲
 食必祭隣寺僧死公不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
 捕坐庭中問狀不荅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外
 野僧燒二法無差互菩提路不遙而字畫險勁如擘

通載十八卷
十四
窠大篆吏大怒以為狂且慢已去僧伽黎曝日中既得釋回以布帽其首而衣以白服公根所說法聽者疑信半回不語者六年岩寺當輸布而民歲代輸之公不忍折簡置布束中祈免吏張曄歐陽程者相頽怒甚追至問狀不荅以為妖火所著帽明鮮又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若拘束佛法不流行自是時亦語去游南康槃古山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經始識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公住三年而成叢林異跡甚著如本傳所屬狀以聞詔佳之宰相王欽若大叅趙安仁已下皆獻詩公未嘗

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辛卯正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卧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謚曰定光圓應禪師

首山念禪師萊州人生狄氏幼棄家得度於南禪寺為人簡重有精識行頭陀行日誦法華叢林畏敬之目以為念法華至風穴隨衆作止無所參扣然終疑教外有別傳之法不言也風穴每念大竹有識臨際一宗至風而止懼當之熟視座下堪任法道無如念者一日升座曰世尊以青蓮目頽迦葉正當是時且道箇什麼若言不說二又成埋没先聖語未卒念便

下去侍者進曰念法華無所言而去何也宥曰渠會也明日念與真上座俱詣方丈宥問真曰如何是世尊不說二真曰鶉鳩樹上鳴宥云汝作許多癡福何用乃顧念曰如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峭然機宥謂真曰何不看渠語又一日升座碩視大衆念便下去宥即歸方丈自是声名重諸方首山在汝州城外荒遠處而念居之終身焉登其門者皆叢林精練衲子念必勘驗之留者纔二十餘輩天下稱法席之冠必指首山嘗問僧不從人薦得的事試道看僧便喝曰好二相借問惡哉作麼僧又喝念曰今日放過即

不可僧擬議念喝之嘗謂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柰汝何二故為向汝面前無開口處只為汝自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汝三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憑箇什麼道理且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云若得與麼方名了事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穿靴水上立咄哉巧女兒攢梭不解織看他聞鷄人水牛也不識淳化三年十二月初四日留僧過歲作偈曰吾今年邁六十七老病相依且過日今朝記取明年事明年記

著今年日至次年十二月初四日升座辭眾曰諸子
謾波二過却幾恒河觀音指弥勒文殊不柰何良久
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都
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然而化塔于首山

嫡嗣汾陽昭禪師師如本傳

乙未改至道御制秘藏佺等○六月限僧尼額

真宗恒太宗第三子初名德昌又改元侃以軒轅為聖祖目曰昊天玉皇上帝追封孔子曰至聖

文宣王壽五十改年咸平

帝製繼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
教大師法賢其辭曰高明肇分三辰方乃序其始厚

載初定萬彙於以發乎端清濁之體既彰善惡之源
是顯然後以文物立其教以正典化其俗利益之功
同歸於理於是乎像法未於西國真諦流於中夏洞
貫千古真實之理無以窮囊括九圍玄妙之門莫能
究言乎妄想則五蘊皆空現乃真容則一毫圓滿廣
大之教豈能繼述者哉伏觀太宗皇帝法性周圓仁
慈普布化蛮貊則萬邦輻湊躋烝民於仁壽之鄉崇
教法則四海雲從惠蒼生富庶之域見尊經之浩汗
設方便以救沉淪知法界之恢宏行精進而攝懈怠
乃擇其邃宇校彼真文命天竺之高僧譯貝多之佛

繇音由

語象管翻成於金字珠編復置於琅瑤龍宮之聖藻
惟新鷲嶺之苾芻仰歎繇是三乘共貫四諦同圓盡
苦空真正之言顯秘密研精之義讚相、乎實相論
空、乎盡空華嚴之理合軌轍金仙之教同規矩朕
續嗣丕構恭臨寶圖常翼、以撫兆民每兢、而守
先訓以至釋典猶未精詳源其幽深曷能探測有譯
經西域僧法賢奏章懇切致意專勤以先皇帝大闡
真風高傳佛日興前王之墜典振覺路之頽綱歆旌
天造之功庸用廣聖文之述作請予製序繼聖教焉
自聖考上仙追號罔極息政事、何暇經心今已禪

箠之
蓋

除思臻微奧雖幼承慈訓柰夙乏通才焉窮平法海
之津涯莫造乎空門之闢域畧敷大意以徇輿情蹄
涔不足擬浴日之波尺箠豈能量昊天影聊述短
序以紀聖功者焉

甲辰

改景德。東吳僧道源續開平以來宗師機緣統集
寶林聖旨等傳為傳燈錄三十卷詣闕進呈帝覽
之嘉賞勅翰林楊億等刊正并撰序頒行天下

戊申

改大中祥符。六月天書降太
山。十月東封。

巳酉

詔諸路置天慶觀。先是楊砺充襄王府記室舍夢
至一大殿上真人服王者衣冠

秉圭南向前有案置籍錄人姓名砺見已名居上
因請示休咎真人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為

汝主也。研問之。天尊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余名亦顯。而志之及充。襄王府記室參軍。追而語諸人曰。吾今見襄王。似兒。即未和。王尊也。上即位後。多好神仙道家之術焉。

癸丑 遼改開泰復號大契丹

甲寅 天竺三藏施法護譯佛吉祥等經二百餘卷。參政趙安仁等潤文。

乙卯 詔道釋藏經互相毀者。刪去樞密王欽若。以化胡經

乃古聖遺跡。不可削。又詔王欽若詳定羅天醮儀一十卷頒行。

丁巳 改天禧。禁民弃父母而為僧道。

己未 帝於九月大會道釋于大安殿。凡萬二千餘人。先是建齋醮。上親臨。賜以銀葉大錢。

壬戌 改乾興。二月上崩。遼改年太平。

瘞於

杭州孤山智圓法師卒。字無外。自号中庸子。或称潛夫。生錢唐徐氏。父母令入空門。八歲受具。二十一聞奉先源清師。傳天台三觀之旨。問辯凡二年。而清歿。遂居西湖孤山。學者歸之如市。与處士林和靖為隣。友王欽若出撫錢唐。慈雲遣使邀師。同迂之。圓笈謂使者曰。錢唐境上。且駐却一僧。圓早癯瘵疾。故又号病夫。講道吟哦。未嘗倦。預戒門人曰。吾歿後。毋厚葬。以罪我。毋建塔。以誣我。毋謁有位。求銘以虛美。我宜以陶器二合。而瘞之。立石志。名字年月而已。及二門人如所戒。斲所居岩。以藏之。不屋而壇。時乾興元年。

二月十七也壽四十有七後十五年積雨山頽門人
 開視陶器肉身不壞爪髮俱長唇微開露齒若珂貝
 乃更襲新衣屑衆香散其上而重瘞之崇寧三年賜
 謚法惠大師其所撰述般若經遺教經疏各二卷瑞
 應經不思議法門經無量義經普賢行法經弥陀經
 等疏及四十二章經注各一卷首楞嚴經疏十卷又
 撰闡義鈔三卷釋請觀音疏索隱記四卷釋光刊正記釋
 經表微記一卷釋光垂裕記十卷釋淨名發源機要
 記二卷釋玄百非鈔一卷釋涅槃疏金剛三德指歸
 二十卷釋涅槃疏顯性錄四卷釋金撫華鈔二卷釋圭峯

西資鈔一卷釋自造詒謀鈔一卷釋自造谷響鈔五
 卷釋自造折重鈔卷釋自造文殊般若疏釋正義一卷釋
 不二釋閑居編五十一卷詩文皆儂道適情為法行化
 之傍贊云

癸亥

仁宗禎真宗第六子遺旨即位上得皇子已晚始生
 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蓋真宗嘗願上帝祈
 嗣問羣仙誰當往者皆不答強赤脚大仙一笑遂
 降為孺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之十三即位劉太后
 垂簾同聽政大治四十二年壽五十四葬祔昭陵

改天聖元年。行崇天曆
 是年汾陽善昭禪師示窵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
 邃不緣飾有大志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

甲子

四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年十四父母俱空孤苦厭世相雜髮受具杖策遊方
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嘆曰是何言之
陋哉後上先德行脚已以聖心未通馳求決擇尔不
緣山水也師應諸方見老宿七十一人皆妙得其家
風尤喜論曹洞石門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昭
作五位偈示之曰五位叅尋切要知纖毫纒動即差
違金剛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率目便令三
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銚
失却威徹拊掌稱善然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寂
後至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体

汚充

現昭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踪於是大悟言
下琴起而曰方古碧潭空界月并三撈撻始應知有
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
勤甚久辭去游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
刹請昭擇之而居昭笑一夕遯去北抵襄沔寓止白
馬太守劉公昌言聞之造謁以見晚為嘆時洞山谷
隱皆虛席密議歸昭太守請擇之昭以手擲揄曰我
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取也前後八請堅臥不
起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牆遣
沙門契聰迎請任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昭閉關高

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
應讖憂宗旨隆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希世汝有力
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矍起握聰
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趨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
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俗慕仰不敢名同曰汾
州并汾地苦寒昭罷夜叅有梵僧振錫而至謂昭曰
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升空而去昭密
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
請為敷揚時楚圓守芝号上首叢林知名龍德府尹
李侯与昭有舊虛承天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

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昭笑曰老病
業已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曰師諾則
先後唯所擇昭令饌設且俶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
化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五夏

丙寅

天聖四年賜天台教部入藏天竺寺思悟侍者焚軀

為報國恩悟錢唐人初慈雲式公欲以智者教券
求入藏文穆王公將聞之朝悟曰非常事也小子
將助之矣乃繪大悲像呪以誓曰事集焚軀報國

會公薨悟誦呪益精是年得旨克遂初志式為賢刻石焉

丁卯

大陽禪師名警玄祥符中避國諱易称警延江夏張

通華一
氏子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為沙門号智通住持崇孝
延往依以為師十九為大僧聽圓覺了義經問講者
何名圓覺曰圓以圓融有漏為義竟以竟盡无餘為
義也延曰空諸有無何名圓竟講者嘆曰是兒齒少
而識卓如此我所有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
器其可哉通知之使令遊方初謁鼎州梁山觀公問
如何是無相道場觀指壁間觀音像曰此是吳處士
昼延擬進語觀急索曰這个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
於是悟旨於言下拜起而侍觀曰何不道取一句子
延曰道即不辭恐上紙墨觀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

在延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万水千山覓見知明
今辯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指出秦時鏡
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
飛觀稱洞上之宗可倚矣延亦自負儕輩莫敢攀奉
一時声價籍甚觀歿辟塔出山至大陽謁堅禪師堅
欣然讓法席使主之延受之咸平庚子歲也示衆曰
廓然去肯重去無所得心去平常心去離彼我心去
然後方可所以古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納官家
徭稅牽牛向溪西放不免納官家徭稅不如随分納
此此渠總不妨免致勞擾作麼生是随分納此此底

道理但截斷兩頭有無諸法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
理不二即如如佛若能如此者法法無依平等大道
萬有不繫隨處轉轉地更有何事延神觀竒偉有
威重日常一食自以付受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
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嘆無可以繼其法者以
洞上旨訣寄葉縣省公之子法遠使為求法器傳續
之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陞座辭衆又三日以偈寄
侍郎王曙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
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戊辰

四明延慶法智卒後於元豐三年冬其法孫繼忠狀

其行請文於宋清獻公趙抃撰行業碑其畧曰師名
知札字約言金姓世為明州人梵相竒偉性恬而器
闕初父母禱佛求息夢神僧携一童遺曰此佛子羅
睺羅也既生以名焉毀齒出家十五落髮受具二十
從本郡寶雲通師傅天台教觀始三日首座謂曰法
界次第若當奉持札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
圓融無碍者是也曰既圓融無碍何得有次第耶座
無語幾一月自講心經人皆屬聽而驚謂教法之有

屬欲

賴矣居三年代通講銷義益闡所學出住承天繼遷
延慶道法大熾學徒如林日本國師遣徒持二十問

來詢法要禮答之咸臻其妙真宗久聞師名遣中使
至寺命修懺法厚有賜予歲大旱師與遵式等修光
明為禱而雨大洽所製指要妙宗二鈔觀音品別行
金光明諸記大悲懺儀行于世翰林學士楊億駙馬
李遵勛薦以紫衣師号後於歲旦結光明懺七日為
順宗之期至五日跌坐而逝實天聖六年正月五日
也享壽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四云々

庚午

長水法師子璿嘉禾人初依洪敏師李楞嚴至動靜
之相了然不生有省聞瑯瑯惠覺道重當世趨至其
門值其上堂致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覺亢声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豁然大悟
覺謂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以報佛恩
師如教後住長水衆幾一千以賢首宗旨述楞嚴經
疏十卷行於世

壬申

改明道

○遼宗真立号與宗改景福

天竺慈雲法師遵式卒字知白葉氏台州寧海人母
王氏夢嚙明珠而生稍長不樂隨兄為賈潛往東掖
山出家年二十往禪林受具明年習律學于守初式
繼入國清普賢像前燼一指誓傳天台之教雍熙初
來謁四明北面受業未幾智解秀出智者諱日然頂

終朝誓力行四三昧淳化初衆請居寶雲講未嘗歇
靈異之迹具於本傳明道元年十月十八日示疾不
用鑿燕唯說法勉徒十日令請彌陀像以證其終至
夜說然坐逝生部六十九夏五十明年仲春四日徒
衆奉遶榻葬于寺東月桂峯下

癸酉

○放度天下三帳僧尼○遼改重熙

甲戌

改景祐○六月詔毀無額寺院

丙子

○詔選五十人童子習梵學

帝製天聖廣燈錄序賜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
李遵勗其辭曰唯大雄之闡教也以清淨為宗慈悲

救世解煩惱之苦縛啓方便之化門安住雪山始階
於西域飛行漠殿遂通於東且彼土得道何可勝言
此方承流於是乎在雖陰魔有以侮伐或示神通而
帝釋常加護持無虧實相自法眼授記鞠多印心佛
衣不傳逮六祖而頓悟牛頭析派續千而罔窮繇斯
慧炬益繁法雲滋陰旁行梵學轉譯華音扣寂禪關
指迷覺路了達者至乎離念超登者于以忘筌為無
所不通之明處不可思議之首歷代聖帝明王且有
為之信向者矣我太祖之乘錄也王法延乎住世我
太宗之握紀也妙供滿於諸天真宗皇帝密契菩提

之心深研善逝之旨能仁之化一兩普沾外護之心
二纓喜捨朕嗣景祐子毓群黎將以驅富壽之民居
常奉調御之本不冒基構雖祗席於籬園道引津糧
每欽惟於竺氎茲乃遵前王之道也其可忽諸天聖
廣燈錄者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之所
編次也遵勗承榮外館受律齋壇靡恃貴而驕矜頗
澡心於夷曠竭積順之志素趨求福之本曰灑六根
之情塵別三乘之歸趣蹟其祖錄廣彼宗風求開士
之迅機集叢林之雅對粗禪於理咸屬之篇實貫緝
編來聞宸座且有勤請求錫叙文朕既嘉乃誠重違

勗

其意載念薄伽之旨諒有庇於生靈近戚之家又不
嬰於我慢良可嘉尚回賜之題豈徒然哉亦王者溥
濟生物之源也其錄三十卷時景祐三年四月賜序

丁丑

秋三月

有星數百西南流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
丈餘出畢宿下。冬十一月京師定襄代并
忻等州地震代并壞民廬舍而忻尤甚厥死九
千餘人民皆露處自此或地震裂泉涌火出如黑
沙狀連年不止宋史

戊寅

改寶元

元昊是年十二月僭号大夏改年大慶

己卯

秋八月禁以金箔飾佛像

庚辰

康定。西夏入寇

辛巳

慶曆。春二月京師雨藥

春正月初五慈明楚圓禪師示寂出全州注湘李氏
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母有
賢行使之遊方公連眉秀目頽然豐碩然忽繩墨所
至為老宿所呵以為少叢林公柴崖而笑曰龍象蹴
踏非驢所堪嘗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与
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道望為天下冠決
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
無行公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服類廝養竄名火隊
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未
許入室公詣昭堦其志必罵詬使令者或毀詆諸方

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庶知已再夏
不蒙指示唯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
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執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貶
我舉杖逐之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公大悟曰乃知臨
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公及往見大
年楊內翰又見李都尉問各具本傳後移住興化沐
浴辭衆加夫而逝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二

癸未

甲申

丙戌

十一月五星出東方司天監言注中國大安河北

○元昊十二月詔册昊為夏國主更名嘉裝宵

楊岐方會禪師順寂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警敏

滑稽談劇有味及寇不喜從事筆硯窟名高稅掌課
最坐不取當罰宵遁玄遊筠州九峯性然如昔經行
處眷不忍去遂落髮為大僧闍經問法心馳神會能
痛自折節依叅老宿慈明住南原輔之安樂勤苦及
迂道吾石霜會自請領監院事非慈明之音衆論襍
然稱善挾楮衾入典金谷時時恣語摩訶慈明諸方
得以為當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生所在會
闕其出未遠即搥鼓集衆明遽還衆曰少菴亦林苴而
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沐陽晚叅此一何為若
規繩乎慈明無如之何今菴林三八念誦罷猶叅者

此其原也薛之還九峯萍實道俗請住楊岐時九峯
長上七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禪乎會受帖問
答匪能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岐今日性
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為什麼如此大丈夫
夫兕頭是對衆決撰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胡盧相似
當衆勘驗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
日且得箇同叅曰同叅底事作麼生勤曰楊岐牽犁
九峯拽杷曰正當与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無
語托開曰將謂同叅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少示衆
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主文云穿過釋迦老子鼻

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
來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獲叫斷腸聲慶曆
六年移住潭州雲蓋以臨濟正脉付守端

戊子

臣之上矣

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初見之於景德寺七俱胝
院梵相奇古直規不瞬口吻袞袞不可識相傳言誦
法華經故以為名時獨無從多行市里寒裳而趨或
舉手書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啖無所擇道俗咸
目為狂僧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荅曰本來無一

物一味揔成真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文殊有問
師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至和三年仁宗始
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義乞擇
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
然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
亦以為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行中書上夜焚香默禱
曰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太主俯臨無却清旦
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
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
輒升御榻加夫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

立大臣咸以為言侵尋晚莫嗣息有無法華其一決
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
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
三子方驗前言也嘉祐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
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
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

已丑

皇祐。九月懷智高亂於廣五年狄青平之。李觀
字泰伯盱江人時稱大儒嘗著潛書力於排佛明教
嵩公携所著輔教編謁之辯明觀方留意讀佛書乃
喟然曰吾輩議論尚未及一卷般若心經佛教豈是

知耶心經乃唐太宗詔三藏玄奘所譯總五十四句
二百六十七字耳泰伯所言非其自肯安能尔哉范
文正公以表薦于帝嘗就門下除一官復差充太學
說書未幾是年卒

浮山法遠禪師迂化鄭圃田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
遊并州見三交嵩公求出世法嵩曰汝當剃髮墮三
寶數乃可授法遠曰法有僧俗乎嵩曰與其為俗曷
若為僧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斷髮受具謁泠
陽昭公又謁汝海省公皆受記剃天禧中游襄漢隋
郢至大陽機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嘆曰吾老矣洞

上一宗遂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著直搥皮履示之遠
曰當為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
得人出吾偈為證偈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燖異
苗蕃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
可闡揚速拜受辭去依淦之瑯琊覺公應寄之太平
興國寺請說法為省公之享次住姑胥天平又住浮
山既老退休於會聖岩遠玉骨插額目光外射狀如
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
有以異之與客棊遠坐其旁歐牧局請遠回棊說法
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棊相似何謂也

遠
續

敵乎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
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席
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遠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
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鹿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
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
在什麼處良父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加
歎久之遠偈語妙密諸方服其工作三交嵩公讚曰
黃金打作鑰石筋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
動無言童子暗嗟吁又作明安玄公贊曰黑狗爛銀
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碍木馬火中嘶歿時已七

十餘猶自稱柴石野人

餘如本傳

庚寅

皇祐二年正月詔大旻懷璉禪師住東都淨圓本漳
州陳氏子嗣泐潭澄公嘗燕坐室中見金蛇從地而
出須臾隱去識者贊為吉徵師嘗於廬山圓通掌記
室初仁宗聞圓通訥公名詔住淨圓訥稱目疾不能
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師先是仁廟閱投子語至
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投子連叱乃有省製釋典頌
十四章其首篇曰若問主人公真寂合太空三頭并
六臂膺月正春風尋以賜璉璉和曰若問主人公澄
澄類碧空雲雷時鼓動天地盡和風既進經乙夜之

覽宣賜龍腦鉢璉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以瓦
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皇情大悅久之奏
頌乞歸山曰六載皇都唱道機兩冒金殿奉天威青
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上和曰佛祖明明
了上機上機全得始全威青山般若如如体御頌收
將什處歸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闈再令臣住
此禪扉青山未許截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霄露息
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况是如天闊應任
孤雲自在飛至治平中復上疏丐歸山獻偈曰千簇
雲山萬壑流歸心終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

炷清香滿石樓英廟付以劄子曰大覺禪師懷璉受
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欵誠乞歸林下今從所請
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隨性住持或十方禪林
不得逼抑堅請璉携之東歸鮮有知者蘇翰林軾知
杭州以書問之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
廢學不知堪上石不見叅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
手詔其畧云任性住持不知果有不切請錄示全文
欲添入此一節璉終藏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其
不暴曜若此

辛卯

世尊亦滅二千年矣

壬寅

雪竇顯禪師字隱之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于
遂州李氏幼精銳讀書知要下筆敏速然雅志丘壑
父母不能奪依益州普安院仁銑為師落髮受具出
蜀浮沉荆渚間歷年嘗與賓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
客曰法眼禪師嘗邂逅覺鐵嘴於金陵覺趙州侍者
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柏樹子因緣記得不覺曰先
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曰真獅子窟中來覺公
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
有規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癯侍其旁輒
匿笑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語爾乃敢慢笑笑何

癡

通華十卷 十四
事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
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道蒼鷹繞見便生擒後來
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為友
北遊至復州北塔祚公香林之嫡子雲門之孫也祚
遠皆蜀人知見高莫能觀其機顯俊邁祚愛之遂留
五年盡得其道顯與學士曾公會學善相值淮南問
顯何之曰將造錢唐絕西興登台立鴈曾曰靈隱天下
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顯顯至靈隱三年陸沉
眾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訪顯于靈隱無識之者堂僧
千餘人使吏檢床曆物色求之乃至曾問向所附書

顯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一日然行脚人於世

死求敢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吳中翠峯虛席舉

希薦達顯出世開法日顧視大眾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

陞此座乃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

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族分不免拖泥帶水

於是登座又環顧大眾曰人天普集合護明何事豈

可互參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

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

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言下知歸尚昧

識情之表諸人要識真實相為麼但得上無攀仰下

通載十八卷 卅五
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辟立千仞還辯明得也
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既辯明得便能截生死流踞
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
為之化後迂明之靈竇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
子爭集號雲門中興嘗經行植杖衆衲遶之忽問曰
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体露金風雲門答者
僧耶為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即說顯
孰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暫地也於是令搥鼓
衆集顯曰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
具大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

中懺

宗遂陞座僧問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問
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僧退宗乃曰寶
劍未出匣神光射斗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
下座一衆大驚師敷揚宗旨妙語遍叢林皇祐四年
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臥而化閱世七十二坐五
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義懷禪師

甲午

改至和 ○封孔愿衍聖公

華嚴邁隆禪師不知何許人至和初遊京師客景德
寺日縱觀都市歸嘗二鼓謹門者呵之不悛一夕還
不得入臥于門之下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

驚覺中夜遣中使往視之乃一僧熟睡已再鼾撼之
驚矚問名字歸奏上問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
召至徧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大悅有旨館于大
相國燒朱院王公貴人爭先願見隆未盥漱戶外之
屨滿矣上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
中禮遇特厚賜号應制明悟禪師隆少時事石門徹
公親授洞山旨訣後謁廣慧璉公慧方欲剃髮使隆
將椀子來廣慧曰道者我有椀子詩聽取詩曰放下
便平穩後因叙陳在石門所悟公安慧曰石門所示
如百味珍羞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炷香不欲兩頭

三緒為伊燒却故為璉之嗣隆為人寬厚不矜伐以
真慈普敬行心歿時年八十餘盛暑安坐七日手足

柔和全身建塔于寺之東

廣如
本傳

○遼洪基道宗立興宗子也改年清寧

治四
六年

乙未
丙申
嘉祐元年

五年正月元日達觀曇穎禪師迁化生錢唐丘氏年
十三依龍興寺為大僧神情秀特於書無所不觀為
詞章多出塵語十八九遊京師時歐陽文忠公在場
屋穎識之游相樂也初謁大陽明安禪師問洞上特
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安曰父母未生時事又問如

植植

何躰會安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固然棄去至石門謁聰禪師理明安之語曰師意如何聰曰大陽不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則不與麼穎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聰曰蠢擊子又問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藜下睡猫兒穎愈疑駭曰扣之竟無得益自奮曰吾要以死究之不解終不出山聰一日見普請問曰今日運薪乎穎曰然運薪聰曰雲門嘗問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穎不能對聰因植杖於座笑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做者工不者拙何故如此未忘法耳如有法執故自為斷續當筆

忘手手忘心乃可也穎於是默契其旨良久曰如石頭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既曰契理何謂非悟聰曰女以此句為藥語為病語穎曰是藥語聰呵曰女乃以病為藥又可哉穎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為病茲實未諭聰曰借其妙至是亦止明事理而已祖師意旨知識所不能到矧事理乎故世尊曰理障碍正知見事障能續生死穎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聰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穎嘆曰繞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辭去過京師寓心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日夕問道

搭查

一時公卿多就見聞其議論隨機開悟李公問曰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荅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向怖覓無手擗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曰心如何了荅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何所穎曰且請太尉歸宅穎東遊初住舒州香鑪峯移住潤州因聖太平之隱靜明之雪竇又遷金山龍游寺真祐四年除夕遣侍者持書別楊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乃驚曰當奈何復書決別而已中夜候

吏報揚州馳書船將及岸穎欣然遣趨殿陛座叙出世本末謝裨贊藁林者勸修勿怠曰吾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讀景純書畢大眾擁步上方文穎加夫揮令各遠立良久乃化閱世七十有三夏五十有三已亥。歐陽脩宋祁脩唐書成。脩又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將舊唐史所載釋道之事並皆刪去惜哉

庚子

六月丞相曾公亮進新脩唐書二百五十卷天衣義懷禪師生陳氏温州樂清人世以漁為業母夢星墮于屋除而光照戶遂娠及生尤多奇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付懷懷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怒笞

詬甘甜之不以介意長持京師時有言法華者不測
依景德寺試經得度
 人也行市中拊懷背曰臨濟德山去初謁金鑿善禪
 師不契後謁葉縣省公又不契東遊洞庭翠峯懷當
 營炊自汲澗折檐悟旨顯公印可以為奇辭去久無
 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
 語辟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永無留
 影之心顯激賞以為類已先使慰撫之乃敢通門人
 之禮諸方服其精識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
 涼處懷至必為出樓觀晚以疾居池州杉山菴弟子
 智才住杭之佛日迎歸養侍劑藥才如姑胥未還懷

癸卯

促其歸至門而懷已別眾才問郊塔已畢如何是畢
 竟事懷釋示之遂倒臥推枕而化世壽七十二坐四
 十六夏葬佛日山崇寧中勅謚振宗大師
 三月廿八日帝崩。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一日遊
 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脩竹滿
 軒公休於殿陞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
 答公心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曰甚久也又問誦
 何經曰法華經公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
 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
 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

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
大驚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林間
北京天鉢寺重元禪師出青州千乘縣孫氏法嗣天
衣文潞公彦博出相鎮魏府請住本寺是夏別公示
寐茶毘煙到成舍利公執瓶禱之煙入舍利填瓶公
乃竭志內典焉

甲辰

改治平英宗署

太祖孫濮安懿王名讓之子初名宗實仁宗無子立為皇子賜名曙韓琦

司馬光定策立之三十三歲即位三十七歲崩在位四年

雲峯文悅禪師南昌人生於徐氏七歲剃髮於龍興
寺短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九策杖遊江淮至筠州大

愚見屋老僧殘荒涼如傳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
歸閉閤高枕悅無留意焉欲裝飽發去將行而兩雨
心芝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葶藶喚作一葶藶入地獄
如箭射下座無他語悅太駭夜遣丈室芝曰來何所
求曰求佛心法芝曰法輪不轉食輪先轉後生趣有
色力何不為衆乞食我忍飢不暇暇為女說法乎悅
不違脚請行及還移住西山翠岩悅又徃依之夜詣
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女不念乍住屋壁踈漏
又寒雪我日夜望女來為衆營爨我忍寒不能能為
女說法乎悅又不敢違入城化炭還時維那缺悅夜

捷寒 推地音

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一戒今以煩女悅
不得語而出明日鳴捷椎堅請悅有難色琴起欲棄
去業已勤勞久回中心然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架
下束破桶盆負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處走
搭伽梨上寢堂芝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拜
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服勤八年而芝歿東游三
吳所至藁林改觀雪竇顯禪師尤敬畏之每集眾茶
橫設特榻示禮異之南昌移文請住翠峯又遷雲峯
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鉢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
年為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百歸鼻孔大頭向下遂

丙午

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禹溪之北余如傳

三月華現西方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
丁巳昏見于昂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孛于畢如
月至五日沒次年正月
月上崩于福寧殿矣

丁未

詔民間私造寺院屋宇及三十間者可賜額曰壽聖
悉存之

大教東被一千年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八

漢書卷之八十八

二四



Large, stylized, semi-transparent watermark characters, possibly reading '海山' (Haishan), overlaid on the page.

